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膳錄監生臣孫藩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卷十一

宋 楊簡 撰

小雅一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
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做我有旨酒嘉
賓式燕以教呦呦鹿鳴食野之芣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爾雅釋草云草藟蕭郭云藟蒿也釋草云蒿藟郭云
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陸璣云苓莖如釵股葉
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毛傳曰呦呦然鳴而相呼
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鹿有文而美相呼而食故以
喻燕賓黃者笙中發聲之物吹笙以鼓其簧鄭箋云
承猶奉也嘉賓燕樂其間有相好者示我以周家所
行之道夫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周公所行乃天下大
公至正之道故後世君臣咸講學此道毛傳曰行道

也。忉愉也。湛樂之久。德音者中心之德。發諸聲音甚。昭明孔甚也。顧視其民不忉薄。豈非有德之言乎。於燕樂從容之次而相告語也。其言善故君子心服之。法則之。傲學之。毛傳以視為示非式更也。教從容遊行也。更燕以教致其重複。慤慤也。毛詩序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今儀禮所存鄉飲酒禮諸侯燕禮大射禮皆歌鹿鳴。案周禮以賓禮親邦國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又諸侯之使臣卿大夫稱客。諸侯稱賓。天

子儀同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
牡駢駢嘽嘽駘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翩翩
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
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駘
載驟駘駘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毛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毛傳曰盬不堅固也
說文曰盬河東鹽池鹽遇水則釋遇火則釋遇風亦

釋毛傳取此義乎朱曰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
徇私而廢公說文曰駢駢旁馬也然則四牡駢駢者
橫齊之狀乎周道者周通之道也委曲逶迤我心傷
悲念其父母也是詩勞使之來故閔其勞序其情也
毛傳以周道為岐周之道者豈本於文王以天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之舊說乎此語雖見於魚麗
之序序本於古義然古義非孔子之為衛宏作毛詩
序蓋本於公公本於古毛自謂其學自子夏孔

子嘗戒子夏無為小人儒則子夏設有義亦難盡信况以義理言則內外之治一道也以歌詩言則豈有殷天子在上而文王敢擅治禮樂乎毛傳雖謂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然攷本詩初無此情毛義穿鑿凡周詩歌之於樂皆武王有天下以來所制毛傳云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駉遑暇啟跪處居也行者跪則少安毛傳離夫不也爾雅釋鳥云離其鳩鴝郭云今鴝鳩李巡曰今楚鳩也某氏引

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雛其夫不者邢疏云一宿之鳥陸璣云今小鳩也幽州人謂之鴟鷃一宿之鳥使者似之桐今皂斗木也詳釋見唐風鷦羽叢生曰苞釋木云杞枸樞郭云今枸杞也邢疏引四牡集于苞杞為證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子秋熟正赤作歌以燕勞使臣之來曰今可以將母矣將母已來告我乎諗告也慰勞親愛之辭也將母則將父可知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
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
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駒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
度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戚兄
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
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闕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

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儻爾邊
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
其然乎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其解兄弟既
具和樂且孺云孺有柔義既具猶曰皆在于是和
樂且柔孺言辭氣柔異也其妻其子情好合同言
夫婦父子順孝慈如琴瑟之和毛傳曰翕合也
帑子也湛和樂之至鑰論曰此解亦平然說詩意
境未深此詩極言兄弟之問如伐木極言朋友之
問前章引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及其既
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本意也此

二章言凡人以備爾籩豆飲酒之飲為樂者兄弟既具如謂兄弟無故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于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尚能如鼓瑟琴之和若兄弟翕合而無間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矣如湛酒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醜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祭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醜酒有行籩

且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
酌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追我暇矣飲此湑矣

是詩燕群臣之樂歌也而毛詩序曰燕朋友故舊蓋
失其情矣夫君以臣為友乃其常言書曰臣鄰曰友
邦詩曰惠于朋友視爾友君子是詩所謂友者同姓
諸父異姓諸父異姓諸舅皆群臣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豈群臣之外復有所謂朋友故舊哉伐木丁丁
非一人之聲友侶多故也鳥鳴嚶嚶非一鳥之聲呼

其友侶也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能求友者可以自幽而明自卑而升因鳥取喻也相猶觀也君能求賢以為友必虛中謙和此虛中謙和神必聽之終致和平之福非自外至夫通天地神人一而已矣是一者在人為心心無所不通為孝為順為謙和為衆善是心神人之所同其機一動其應如響故聖賢和於朝民人和於野諸侯和於外四夷和於遠及是心因物有遷意動情流為傲慢為悖厲為危亂矣大抵丁丁乃

其木柔勢順刃利則許許然許許亦非一人之聲也
毛傳曰以筐曰醜以藪曰滑孔疏云筐竹器也藪草
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用草者用茅也
僖四年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是也毛傳謂萸美貌未安醜酒以草酒由草而出如
與人然故曰萸萸者酒從草注出之狀也醜酒不必
一於筐以草醜之可也用筐而加以草亦可也此
人情事理之常毛傳執一不可矜未成羊也速召也

微無也鄭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毛傳曰粢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咎過也按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豆六簋又案周禮無上大夫然則公食上大夫八豆八簋其周衰諸侯僭禮歟孔疏云聘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有肥羜而已是非享禮詩非儀禮不可備文承文協韻執難拘必安知肥羜之非大牢耶鄭箋陳饋八簋食禮蓋以諸侯燕禮無黍稷公食大夫禮有黍稷也然公食

大夫禮惟一賓伐木之詩則諸父諸舅禮文不同自
秦焚書禮文益不可攷而諸儒好為必然之說則難
矣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
卿當燕衍者酒寬盛也籩豆必薦必踐行兄弟即左
右臣鄰同姓諸父異姓之舅尊之曰父曰舅親之曰
友曰兄弟友有切磋匡正之義故首章言之無遠言
其咸在燕所甚近也民之失德以乾餱之有愆愆謂
不分或分之不平皆謂愆違也餱糧之乾者至微末

也其有愆違遂為失德然則飲食臣友奚可不盡心
毛傳曰滑昔之也酤一宿酒也商頌烈祖曰既載清
酤毛傳謂酤一宿酒未安豈一宿以上皆謂之酤歟
商近古又祭禮尚古故用酤之清者與周時燕群臣
之滑酒大異矣此卒章叙諸父諸舅親族之尊者燕
樂歡洽索酒之辭曰有已成之酒則昔之以清滑之
酒飲我無已成之酒則雖一宿以上之酤亦可以飲
我坎坎擊鼓以樂我蹲蹲而舞以樂我迨我他日閒

暇俟王酒之成却復來飲王之滑酒矣今姑飲酌亦
可也是章蓋周初君臣和洽嘗有是言故播之聲詩
歟嗚呼君臣之間至於是可謂和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
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
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
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
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

承

享補音虛良切漢郊祀歌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又曰聲氣遠條鳳凰來翔神夕奄虞

蓋來孔享顏師古皆音香福補音筆力切

按原本三字脫

示畱聲漢賈誼傳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顏師古曰福古逼字周易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

福也又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秦瑯琊
刻石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漢房
中歌福與德叶班固明堂詩福與職叶簡疑孚力切
恐古逼字亦有此切 毛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
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箋云下下
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於王以
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夫上之禮其下與下
之敬其上愛敬之情發於中心播於歌詩而序謂之

能蓋求諸心外殊為害道序大率若是天保安爾亦甚固孔甚也爾謂王也單盡也天俾爾所受之福盡厚程朱皆曰除舊生新天使爾獲益之多莫無也庶猶多也言之重複愛之至也朱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云單厚多益也詩云實始戩商爾雅謂戩福也爾雅義釋多差罄無不宜罄盡也遐遠也天降爾遐遠之福無有滿足之日故曰維日不足言福無窮也興者衰之反無不興隆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皆喻

福之隆高也阜小山岡山脊爾雅釋地云大陸曰阜
大阜曰陵如川水之方至繼繼增益且莫知其窮也
是詩祝頌之辭重複不已既曰單厚又曰何福不除
又曰多益又曰莫不庶又曰戩穀又曰罄無不宜又
曰百祿又曰遐福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
可謂重複又重複下之愛其上祝之頌之不能自己
之情形見於此吉卜日之吉也蠲潔也饎黍稷也祭
禮有饎爨炊黍稷也而毛傳於是本爾雅謂饎酒食

殊未安爾雅多差繆難以盡信詩難殫紀姑言所本
之黍稷周禮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孔疏云
詩以便文不依先後毛傳曰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
鄭箋云君曰卜爾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卜知也今人
常言亦曰卜知不曰王而曰君先公尊先公嘏辭也
毛傳曰弔至也詒遺也言神之感格而遺王以福也
神自言則曰卜詩人稱神則曰詒民之質矣言民化
上之德也民不浮偽復其本有之性質言百姓則羣

臣亦在其中矣日用飲食皆為王之德王之德善臣
民之德亦無不善德非外為即日用飲食而無放逸
焉則人本有之德性自不失矣民心無常惟上之從
民心善則王之福本立矣絙弦月上弦則就盈福如
月弦就盈如日方升有進而無退又如南山之久壽
不騫不崩騫拔也不可拔也山亦有崩壞者如松柏
之茂葉葉密比喻天下之人心無不承比於王者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

狁之故不遑啟居玃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
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
聘采薇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
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
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
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玃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

知我哀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
旒矣建彼旒矣彼旒旒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
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旒央央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
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嚶嚶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猗猗于夷

牧補音莫筆切

按原本三字脫

揚雄青州牧箴牧與極叶與

石叶阮籍大人先生傳牧與則叶與國叶載補音節力切易林蹇之既濟曰車不利載請求不得鄭氏於詩載馳載驅春日載陽在宗載考載起載行皆曰載

之言則也難乃旦反 是詩皆勞歸之詩也詳考出
車之詩至畏此簡書而止自嘒嘒而下疑為異篇嘒
嘒之詩言南仲伐西戎春日遲遲薄言還歸與雨雪
載塗異矣諸儒不以為疑者以惟序之從故也不思
序初不可盡信也爾雅曰野外曰牧程曰謂我命我
也諸儒謂天子為殷王者蓋不考序之為差謬也天
子周王也鄭箋云載裝載也棘急也周禮司常鳥隼
為旗龜蛇為旐孔疏曰設此旐而屬之於旐之于矣

彼旃旒斯何有不旆旆者乎司常交龍為旂毛傳曰
方朔方書襄陵又曰贊贊襄哉皆謂上也北方地勢
漸高則北征宜言襄劉曰王命載之於竹簡嚶嚶草
蟲趨趨阜螽釋見召南草蟲此喻南仲之未歸我未
見也則忡忡念之及南仲既歸我既見則喜悅而從
之如阜螽之於草蟲也未章美南仲不獨伐西戎有
功而獵狁之難亦已夷矣併言其功也自嚶嚶草蟲
二章而止以西戎之患小故略也諸儒言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言正歲夏之春也人習於夏正此叙人情
故云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亦言世俗所習之
夏正爾雅釋草云卉草而小雅四月曰山有嘉卉侯
栗侯梅則以木為卉也卉其木之異歟其草木之通
稱歟程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類也其徒衆
也倉庚采繁祁祁釋見幽七月毛詩序曰出車勞還
率也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月陽止女

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
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
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憚憚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邇止

詩序曰杖杜勞還役也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
也杖杜釋見唐風靡盬釋見小雅四牡爾雅云十月
為陽李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

之期也鄭箋云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憂傷征夫如
今已閒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邱曰萋萋新葉卉釋見前
篇我心傷悲者征人傷悲女心悲止謂征夫其當歸止皆
序其情感時觸物而生悲也止者語助也杞爾雅邢疏云
春生作羹如微苦箋云杞非常菜也呂氏曰杞之可食春
莫矣李崇孝曰杞雖可食而苦孔疏云伐檀云伐輪伐輻
是檀可以為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毛傳曰憚憚敝
貌瘡瘡罷貌前二章皆前四句序征夫後三句序女心之

思望至此章前六句序征夫之勞末一句方序女心謂征夫將歸其不遠矣箋云載裝載也疾病也婦人思念其君子曰今非正裝載乎非已啟行而來乎我憂心甚病也孔甚劉日期逝者謂所期之日已逝而猶未至故多為憂恤憂也王曰會合卜筮之言皆言近矣謂時日近爾謂征夫所在甚邇卜筮合言如此四章序情閔勞一如東山皆勞歸士蓋王親征故不及將率歟不然則勞將與士異禮歟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于罟鱮藻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罟魴鱧君子
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罟鱣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
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毛詩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斯言已贅矣而
又繼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始於憂勤
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則於詩外作說

為贅滋甚徒亂大旨况差謬不一且以為道耶則內外一
致以為歌詩耶則常棣既以閔管蔡之失道而作則武王
已崩矣何得言文武告于神明則何得自稱君子鄉飲酒
燕禮歌此詩序非聖人作况復乖謬義當廢黜是詩自和
平自雅正無非道者不假外釋惟不知道者乃為贅說易
曰離麗也釋文不音何於此力馳反今周易如字麗附也
毛傳曰鱗揚也鯨鮪也爾雅釋訓云凡曲者為曲邢疏曰
曲薄也釋器云娶婦之笱謂之曲毛詩傳曰曲曲梁也寡

鯪鯢也鮓今鯪魚似鱒而大據郭今注則不止於三魚
乃六魚今鮓魚身雖圓長而首鯪匾爾雅曰鯪鮓是一魚
孫炎亦從之旨美也有者多之別名今俗語亦云偕者言
皆有謂備也時正得其時也禮文廢缺其鄉飲酒公燕禮
之外用此亦多 補音維其時矣上紙切措時百穀王肅
作是斂時五福馬融作是是亦上紙切易林兌之蹇曰心
願所喜乃今逢時史記龜策傳富有天下貴為天子然而
大傲欲無厭時王粲七釋不以志易道不以身後時進德

修業與世同理李尤陽德賦協三靈之純壹兮正階
衡以統理參日月以並昭兮合厚德於四時

由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
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南有樛木甘瓠
絜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
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鄉飲酒燕禮間歌此詩餘禮用之當亦多嘉魚以喻

嘉賓烝衆也罟捕魚器喻以禮致嘉賓也式更也不
獨衆賓會聚而已又有燕禮以樂之也汕汕喻嘉賓
之和樂衍和也木樛曲逮下故甘瓠得以纍之使君
子不謙恭則嘉賓不可得而致瓠以喻嘉賓故曰甘
嘉賓似雛之來集思皆語助也又燕親之至也雛釋
見四牡毛詩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崇丘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楛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補音臺田飴切釋名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漢柏梁臺七言衛尉曰周御交戟禁不時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廷尉曰平理情讞決嫌疑易林損

之恒曰良夫孔姬挾惺登臺漢樂章天馬徠龍之媒
遊閭闔觀玉臺揚雄作大匠箴春秋刺譏書彼泉臺
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桓君山仙賦臺與芝叶陸璣
挽歌臺與騏叶徠陵之切有萊陵之切陸璣草木疏
萊藜也徐錯說文繫傳曰此言萊蔓華爾雅作釐與
萊同婁才切錯知同為婁才切不知同為陵之切也
郭璞遊仙詩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
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阿掇丹萸枸俱羽反棟

音庚者補音崔駰慰志賦者與舉叶陸機愍懷太子
文者與字叶韓愈元和聖德詩者與千古叶又下與
厚皆後五切亦叶然則者宜果戶切而補音果羽切
失母後下五切漢溝洫志白渠之歌鄭國在前白渠起
後舉乖為雲決渠為雨韋孟諷諫詩鄉國漸世垂烈
于後迺及夷王克承厥緒嚴忌哀時命使臯揚先道
兮白虎為之前後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與
東方朔客難後與鼠叶揚雄河東賦後與叙叶又趙

克國贊後與武叶鄉飲酒燕禮間歌此詩詳釋見魚麗毛詩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毛傳曰臺夫須也萊草也孔疏云臺夫須釋草文又陸璣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臺萊皆草衆多喻賢人之衆多次章桑楊杞李栲柎枸枿乃更韻亦明其材實皆美杞釋見四牡栲柎釋見唐風山有樞毛傳曰枸枳枸枿鼠梓疏曰枸釋木無文

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
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枝長
數寸噉之甘美如飴謂之木蜜釋木云椶鼠梓郭云楸
屬也今江東有虎梓山楸之異者人謂之苦楸武王周
公之時所任皆賢所賓禮皆賢故燕樂之飲食之敬之
愛之贊美之以為邦家之基本祝祈之願其萬壽而
無有期限又美之足為邦家之光輝為斯民之父母民
賴之以生養也又美其德音不已言人稱頌之不已又

美其德音之盛茂又祝其萬壽無有疆限又祝曰眉
壽不遐遠乎黃髮耆老不遐遠乎眉生毫毛為壽考之
相又不特祝頌其身而已又祝其保養爾後人毛傳曰
艾養也然古書著艾老壽也又祝其保壽爾後也

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

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
君子倬草沖沖和鸞雛雛萬福攸同

寫補音賞羽切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韓愈元和聖
德詩末乃取闕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切膾脯然則宜思
羽切而補音賞羽切何也 是詩天子燕諸侯之樂

歌也而毛詩序曰澤及四海為義不明諸儒為說雜
錯不成文蕭香草而又盛茂蓼茂也或曰衆也蓼莪
及東山蓼薪音義同夫香草蓼然其茂又露零其上

潯然其清豈不可愛也哉王者之親愛諸侯其情如
之見諸侯如見潯露之蓼蕭喜樂之如是君子謂諸
侯也既見君子我心傾寫一無藏襲與之燕且笑且
語又稱譽其善其有功德之大者有錫命焉次者亦
有賜焉是謂處今謂之處分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
氏載龍旂以朝則有龍矣車服華盛豈不燦然有光
大抵喜樂之辭無所不致其美其德不差爽是亦譽
之也壽考不忘祝頌其壽考不忘德也沉沉霑濡也

孔甚也燕安也豈和樂也弟悌順也甚安豈弟譽其
德也王於諸侯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
叔舅其親之則曰臣鄰曰友邦曰兄弟伐木曰兄弟
無遠是詩曰宜兄宜弟皆謂諸侯也曰宜者善之之
辭也既美其德之令又願其壽考又安樂也侯氏車
止則馳御轡首之條草冲冲柔白者見馬和鸞之音
當亦未泯離離其和萬福攸同攸所也同者諸侯不
一人也亦君臣上下之所同也亦祝之也自士禮尸

嘏其主人猶曰萬年而況王于諸侯乎南山有臺施
于鄉賓施于羣臣猶曰萬壽而況于諸侯乎則祝其
萬福也宜矣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
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和鸞詳釋見

駟驥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
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
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

儀

毛詩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毛傳曰陽日也晞乾也歐陽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非至醉則不歸燕私慇懃之意毛傳曰豐茂也鄭箋云載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異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

成也豐草杞棘更辭協韻歐陽謂露被草木如王恩
被諸侯爾無他義也棘棗木也非荆棘之棘君子謂
諸侯稱其令德明著人所允信有實德也桐椅之寶
離離可觀喻諸侯多儀之可觀毛詩序之大患患在
每詩輒異其義夫周之燕饗諸侯豈一禮一詩而止
哉蓼蕭亦燕諸侯之詩又異其義曰澤及四海鹿鳴
伐木南陔白華華黍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
有臺由儀皆燕諸侯之詩雖其間亦有通用不專於

燕諸侯而為序者之好異亦昭昭矣

彤弓 彤兮受言藏之 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 彤兮受言載之 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 彤兮受言櫜之 我有嘉賓中心好之 鐘鼓既設一朝疇之

弼尺 昭反補音貺虛王切 左氏傳伯姬之占曰士刳羊亦無盍也 女承筐亦無貺也 楚辭九章荼薺不同畝兮蘭芷幽而自芳 惟佳人之永都兮 更統世以自

既按原本四句脫徐邈讀益呼光切補音載子例切秦瑯琊

石刻載與意叶按原本意叶訛作旨屈原九章載與置叶崔駰太

尉箴載與尉叶晉祠廟歌載與備叶橐古刀反疇市

由反毛詩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毛傳曰

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平王錫晉文侯柅

鬯圭瓚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襄王

賜晉文公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

矢千柅鬯一卣虎賁三百人策命為侯伯孔疏云唐

大者其體強弱之名彤茲者弓色之異稱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漆之為色赤黑而已彤既為赤則知茲者為黑也言語助也王曰受而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有功也賓諸侯也嘉者善之也我有者親之之辭也以彤弓貺之非特以禮文加之而已其王之中心實貺之禮所以行中心之誠故禮防乎偽又曰去偽孔疏云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

弧夾庾唐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戴承也出諸府庫受而載之將以貺賓也中心喜之故貺之右之所以賓之也毛傳曰橐韜也疇報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是詩善君子養育人材也毛詩序曰樂育人材也君子

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攷本詩則序文微差爾雅釋草云莪蘿蒿也陸璣云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萋蒿毛傳曰菁菁盛貌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觀詩辭君子于人材可以言養育不可言長君子見善類而樂又相敬而有禮儀又錫之以百朋之祿雖人材衆多大小如揚舟無所不包載而養育之我心則喜所謂人材者其心喜也我心則休所謂人材者得所依

歸而其心安也詩云有卷者阿則陵之有阿曲者名
阿水中小渚曰汜漢食貨志有大貝牡貝么貝小貝
皆二枚為一朋其直有差其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
朋枚直錢三是為貨貝五品鄭箋云賜我百朋得祿
多我香美故以比人材歟楊木之舟輕而善載載沉
載浮之載語助也其舟或沉或浮則所載多矣喻人
材大小無不包載而養育之詳玩終篇其養育人材
之意見矣鄉飲酒禮至於無筭樂或歌是詩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
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
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
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顯薄伐玁狁以秦膚公有嚴有翼
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
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烏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
啟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
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
仲孝友

閑補音應場馳射賦閑與仙叶今京語閑音之餘有
虛馬切之音憲補音虛言切禮記武坐致右憲左鄭
氏憲讀如軒聲之誤也版詩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毛
云憲憲猶欣欣也亦如軒友補音羽軌切易林屯之
小過曰初憂後喜與福為市八佾列陳飲御嘉友需
之損仲友與鯉叶或用此詩 獬豸孔熾宣王命尹

吉甫帥師伐之歸而燕之作是詩而歌之也所謂王
于出征奉王命而出征也故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是詩孔子取焉取其無邪也而毛詩序反焉歷序諸
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是不取之也序之所
論似是而非其間固多謬妄之義無益之文而大意
謂失道而致四夷之交侵則亦有之而不可以是亂
孔子所取之大旨嗚呼孔子沒諸儒雜說榛蕪大道
惟其似是而非故學者不得而知夫獫狁侵鎬及方

至于涇陽然後伐之而又不過逐出之而已不嗜殺也致禮以勞吉甫之歸愛敬之道也不嗜殺正也愛敬正也無非道者道心人所自有放逸則昏苟非昏放人心即道諸儒不自知不自信故亦不知人不信人舍近而求遠棄平常而求異故旁推外索雜說紛紛而道始不明矣是詩朝廷所作故用周正六月建巳之月也棲淒也淒淒有冷意時有麥秋之寒也

樓按

鑰集有此七字又按鑰論云毛氏棲棲簡閱也蘇黃門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如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

依依言其不安也雖未為定論然以為棲棲有冷意
麥秋之寒則不可俗諺云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若中
原北方則立春便溫和入夏便熱入秋便涼
冬則極寒宣王在西周四月豈復有冷也

幽風七

月所序寒暑與江南同今江南四月亦間有寒今四
月周六月鎬京去幽亦近不然則軍行棲宿于軍中
東山言宿在車下棲棲多歟孔疏曰飭齊正也車中
載是常所服用之物釋文曰比齊同也毛傳曰物毛
物也孔疏云四驪駟馬皆鐵驪之色我服謂凡師行
服用之具皆成也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

十里謂一日所行也四牡修長又廣大其大又有顯
然昂起之狀薄之為言輕略也薄伐明征伐非王者
之本心不得已而伐之姑平難而已膚敏捷也毛傳
曰公功也奏奏聞戰功于上今俗謂之奏捷毛傳曰
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朱
曰共與供同師之勝敗惟在整與不整而已兩陣之
交陣動者敗此斷斷不易之論是故貴乎有嚴敬之
德其善無窮敬則有德六師之所心服亦敵人之所

服敬則靜靜則明靜則不亂敬則不忽敬則有備敬則能謀敬則始終如一雖勝而不驕雖或敗而不懾不亂謂之善敗故貴乎有翼翼小心敬也則足以供武之事以定王國茹入也獫狁不自退而入其國乃益出而侵入周地之焦穫整居者安然無所忌毛傳曰焦穫周地接于獫狁者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畝中是也毛傳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孔疏云王肅以為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

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
至自晉公至自楚故知同千里之鎬長安洛陽代為
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
名者也侵至涇水之北水北曰陽毛傳曰鳥章錯草
鳥為章也白旆繼旒者也爾雅釋天云錯草鳥曰旟
自禹貢已有熊羆狐狸織皮謂四者之織毛及四者
之皮則此織文鳥章謂織而為草鳥之文章也鳥羽
有異色錯雜而織之草急也鄭謂畫急疾之鳥隼言

畫未必然也釋天云繼旒曰旆司常云鳥隼為旗司
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元戎猶先
鋒也毛傳曰輕摯倍正也鄭箋云戎車之安從後視
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倍壯健之貌閑
習也毛傳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吉
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武能却敵文不窮追
萬邦之所憲法吉甫振旅而歸王設燕禮於是君臣
上下咸喜矣多受賞賚之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序

情閱勞也鄭箋云御侍也今飲之酒又使諸友恩舊者同侍又加其魚鼈膾鯉珍美之饌毛傳曰侯維也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意張仲諸友皆吉甫同行之官屬而張仲尤其友善其副歟爾雅維侯也郭注引此侯誰在矣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篚第

魚服鈎膺絳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旂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瑒瑒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瑒葱珩馱彼飛隼其飛戾天亦
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
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
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
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
荆來威

補音衡戶郎切橫也楚辭九歌衡與芳叶又惜擔衡
與藏叶易林泰之晉衡與強叶大壯之謙衡與鄉叶
急就章衡與裳叶滄七羊反本亦作鎗芾音弗珩音
衡補音部郎切張衡思玄賦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
義之繡裳辦貞亮以為鞞兮雜伎藝以為珩淵補音
於中切開元五經文字齠音因詩伐鼓齠齠有闕詩
鼓咽咽集韻齠與咽於中切又同一均切今存一均
切簡謂淵字宜從一均切咽亦如字 蠻荆為亂宣

王命方叔帥師伐之歸而作是詩以燕之毛詩序曰
宣王南征也毛傳曰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
三歲曰畲涪臨程曰薄言發語辭陸璣草木疏曰芑
菜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
蒸為茹朱曰此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
皆可食也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程曰師干猶云兵甲也干盾也干以扞禦師干古
語明先王不得已而用師特以禦難而已不務於殺

試肄習也。騏馬之雜色者，詳釋見曹風鳩鳩一車四馬，其馬皆騏，左右齊馳如翼而飛，毛傳曰：「頡赤貌，鈎膺，樊纓也。」孔疏云：「瞻彼洛矣，云韎韐有頡，彼茅蒐染為頡，故知赤貌也。」言鈎膺，樊纓者，以此言鈎是金輅，故引金輅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鈎膺，樊纓也。巾車注云：鈎婁領之鈎也。鈎用金在領之飾也。爾雅：輿革後謂之第郭。云以韋記後戶，竹後謂之蔽郭。云以葦衣後戶，齊風云：葦第朱韞，孔疏云：有魚。

皮為夫服其馬婁頷有鈎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絳皮為轡首之草而垂之士喪禮下篇薦馬纓三就中車金輅鈎樊纓者條纓文交織如樊籬也讀樊如鞞則改字未安鄭謂纓以五采中鄉鄉中也鄭箋云交龍為旂龜蛇為旒毛傳曰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瑒瑒聲也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瑒瑒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其鸞在鑣鑣馬銜也馬鐵輜車鸞鑣孔疏云所佩葱珩之珩玉藻云再命赤

韞黝珩三命赤韞葱珩周易困卦朱芾君象赤芾臣
象與玉藻合故毛傳曰黃朱朱之近黃者為赤朱赤
色相似故通稱黝司常云鳥隼為旗釋鳥云鷹隼醜
其飛也翬蓋急疾之鳥也軍旅有鳥隼之旗象用師
擊搏凶徒所尚急疾而師律貴乎嚴整不整雖徒勇
必敗此因隼旗就列行陣嚴整而起論曰馭彼飛隼
其飛戾天亦集而止不妄動明軍律嚴整士卒不敢
妄動進退左右跬步唯命毛傳曰伐擊鉦以靜之鼓

以動之鄭箋謂鉦也鼓也各有人馬孔疏亦不能援
古以證其非蓋鄭以來古軍政漸壞鉦鼓各有人拮
於所見故反曲說以箋此詩謂言鉦人伐鼓互見爾
今諸軍皆有金隊鼓隊誠如鄭云而是詩言鉦人伐
鼓明一人而掌二事鳴金則不鳴鼓鳴鼓則不鳴金
地官鼓人兼掌金鼓孔疏云周禮有錡錡鐸無鉦
也說文云鉦鏡也似鈴柄中上下通鼓人云以金鏡
止鼓大司馬云鳴鏡且卻說文又曰錡鉦也鏡也則

鐃鏡相類鼓人注云鐃如小鐘然則鉦正鏡也鐃特相類爾鼓人云以金罇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鐸通鼓惟金鏡止鼓然則所謂鉦者惟鏡耳諸儒徒以相類致亂惑鼓動鉦靜之義不可軍政進止全在鼓鉦陳師則先鼓鞠有制定之意定則止而極故鞠亦有窮義鞠定嚴整軍政所貴方叔文譽甚顯著其材實亦人咸信之允信也大司馬云中軍以鞀令鼓淵淵鞀音也鞀鼓之小者書曰班師振旅春秋傳曰入日

振旅方叔將征蠻荆試肄其師于習其進退鼓以進
之振旅以習退淵淵闐闐皆有整整不亂之意毛傳
曰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猶道也
尚書作猷一也猶之為獸猶豫遲緩大凡人心得其
道者舒徐優游失其道者急疾躁動故自古承襲以
猶為道才犬一也才謂之反犬後人欲別其義故易
置其犬歟夫通三才貫萬事無非道者故古聖賢無
不遵道而行每言曰道古語流傳見諸詩書自武事

言之故曰克壯其猶執其渠魁而當訊問者又獲其醜類朱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其車三千二十二萬五千人豈承亂之後特置其盛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旄設旄搏獸于教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攸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

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
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

補音奕奕一讀夷益切一讀弋灼切班固奕旨北方
之人謂棋為奕宏嗣說之舉其大略陸機七徵敷延
柔之廣廡矯陵霄之高閣秀清輝兮雲表騰藻蔭之
奕奕陸雲喜霽賦奕奕亦與閤叶又祖德頌奕奕與
廓叶陸冲風賦奕與薄叶金馬一讀思積切一讀七

雀切說文或从隹或从管知歲所在與鵲同太元逃
首足金烏不忘溝壑陸雲逸民賦烏與漠叶有繹一
讀夷益切一讀弋灼切宋玉九辨繹與廓叶揚雄甘
泉賦繹與錯叶 毛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
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
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是詩有以
見宣王任賢使能諸侯心服以禮而田軍政整暇詩
人美之曰大成謂德政之兼隆也而序不及之黃曰考

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按字書訓釋說文並以龐為高屋蓋馬之高大也馬閑習之齊同軍事尚整也毛傳曰東洛邑也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櫛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馬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按原本三字脫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項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毛傳謂芟草

以為防則所謂甫草謂薪楚之類歟薪從艸則薪亦可言草爾雅卉草而四月之詩謂梅栗為嘉卉則卉草蓋兼木焉甫大之草禽獸所依故駕車東行而田狩言語助也孔疏云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又以裘纏椹質以為門中之闌毛傳曰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春秋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詩惟言選徒選擇其卒徒也不曰車者以車素所攻治不於此時選

也毛傳及序俱未安孔疏云建立旒於車而設旒牛尾於旒之首鄭箋云教鄭地今近滎陽呂曰教山名晉師救鄭在教鄆之間士季七覆於教前則教山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云東有甫草即此地之子于苗選徒搏獸于教先使有司閱習也毛傳曰諸侯赤芾金舄烏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周禮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攷此則會者非朝覲宗遇

之常禮而有時乎來見者之名也同者王不巡狩而諸侯咸朝焉之名也今宣王之東都而諸侯咸朝來者不絕於道繹者不絕也是謂會同有繹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大射儀司射袒決遂鄭注云決以象骨為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闡之遂射鞬也以朱韋為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決者所以決而發之拾者所以收拾左袂使不阻矢也諸儒言伙俱未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決拾以次而射故曰伙伙者人

叙次也謂天子發而後諸侯發諸侯發而後大夫士發之次也鄭箋云調謂弓矢強弱與矢輕重相得箋義亦未盡凡弓矢之非良者其患害曲折不勝其多調和則曲盡其道不止於弓矢相稱而已夫者男子之通稱同者言其皆能中獲柴者棼也積也謂積禽也射夫既皆中獲又助王舉積禽予以明諸侯心服禮順故助我舉棼也王曰猗不正也兩驂不在衡軛之下故多偏倚唯善御者兩驂不猗雖馳而一無所

失

按樓鑰云此一役不盡其義蘇黃門曰四黃既駕而駮不猗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夫如破射者

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為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為之範則嬖奚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

舍夫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然箋云矢發則中如槌

破物也王良曰吾為範我馳驅引詩曰不失其馳則

不失者不失法度也範法度也周禮凡王提馬而走

諸侯晉大夫馳而此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者田畢也

爾雅釋天文繼旒曰旆郭注云帛續旒末為燕尾者

司常云析羽為旌釋文注旒首曰旌孔疏謂大庖君

之庖也禮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此大庖不盈明不多殺也以禮而田不以縱欲而田徒御不驚見其不暴不駭文武成康之道於是乎復興故詩人美之箋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之子謂王朝主軍政之人也率衆從王而東田其政令嚴整寂無諠譁之聲人雖聞其東田而無聲也善其整也唯前選徒囂囂餘無聲也凡事唯言其大體有聞無聲于

以益明宣王之任賢使能展誠也大成大全也允信
也有政者或虧於德有德者或失於政是詩言宣王
德政之兼隆故信宣王之大成序言攘夷狄復竟土
蓋言諸侯所以復會之情歟爾雅釋訓云徒御不驚
輦者也地官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
輦注云輦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
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
輜輦輦一芥一斤一鑿一裡一鉏周輦加二板二築

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故書輦作連夫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所謂步卒者徒行者也何止於輦人之數而爾雅特云輦者也豈凡徒皆稱輦者歟孔疏亦疑諸徒皆謂徒行此獨以為輦豈爾雅多差歟毛傳曰自左髀而射之達於右膈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肱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馬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

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鄭箋云

每禽三十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麋麋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補音禱當口切易林允之咸離之訟小畜之坎禱皆
與酒叶俟于紀切開元五經文字亦云矣 毛詩序
曰吉日美宣王田也毛傳曰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
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
也禱未必為獲也先王于禽獸豈亦忍于多殺哉禱
者禱其無傷人也弓矢馳驅之間或偶傷人故禱歟
按樓鑰云毛以禱為禱獲固已贅矣此謂禱其無傷
人亦未為的當狩田而用馬故禱于馬祖不必專為
獲亦不必專為求無傷人 鄭箋云戊剛日也乘牡順
與廐焚不問馬之意不作 鄭箋云戊剛日也乘牡順

類也劉曰田之前二日也朱曰其戊辰歟爾雅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也孔疏云伯長也夏官校人云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郭注云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箋云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毛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鹿北曰麇麇麇衆多也韓奕麇麇麇麇說文麇羣口相聚本亦作麇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從者從入渭水然則天子之所其在渭漆沮之會歟

按樓鑰云漆沮既從禹貢自說治水此詩

自說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似不必泥此從字樓尚書云驅禽獸至天子之所中原平原之中也祁盛也詩云被之祁祁又云祁祁如雲皆言盛也孔甚也瞻彼中原其盛甚有謂獸也或儻而行或不行而止止則若有所待然故曰俟俟或聚而羣或兩而友悉率左右二列各供其事天子燕安焉天子首發諸侯大夫士次發有司悉率左右士伍畢發天子至是燕安無事矣豕牝曰豨殪死也釋獸云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初為小豨而

發矢忽大兕當之而殪喜其獲大故形於詩朱曰御
進也李曰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孔疏云
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禮命之宥天子之所賓客
者惟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為大賓其臣為
大客賓客相通稱箋云賓客謂諸侯也酌醴而飲羣
臣以為俎實也毛傳曰饗禮天子之飲酒也孔疏云
且酌醴與羣臣案毛傳謂重物慎微者將用馬先禱
馬祖則慎微施諸馬耳而衛宏作序連言接下乃謂

施諸人序差謬益可觀矣又率如此於詩外生說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
劬勞其究安宅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
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補音寡果五切三畧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苦吳
子曰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易林大過之泰曰當年少
寡獨與孤處東方朔七諫寡與輔叶史記叙傳天下

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牡實鎮東土班固幽通賦寡
與御叶漢書陳湯傳斬宛王母鼓之首顏師古曰西
域傳作母寡而此作母鼓寡鼓聲相近蓋未知此韓
詩外傳三升曰觚觚寡也補音宅達各切說文託也
漢書注臣瓚曰古文宅度同揚雄解嘲爰清爰靜遊
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宅廷音定兗州牧箴成湯
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馬融笛賦王孫
保其位隱處安林薄官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班固

泗上樊噲贊命惠瞻仰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先榮是
宅李興諸葛亮碑辭昔爾之隱卜唯此宅仁智所處
能無規廓張協七命金華啟逢大人有作繼明代照
配天光宅周官縫人注度音宅正謂此音而陸德明
云古文宅與度字相近因此而誤藉使改宅為度不
知謂度音度者果何義也禮記引詩宅是鎬京周官
注引書宅西曰昧谷史記引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三危既宅皆正書宅為度漢去古未遠故所讀尚如

此是詩美周大夫長慮興謀築垣以安民而愚者不知也厲王之亂國人奔散如鴻鴈之飛肅肅羽飛之音也之子周大夫也亂定之子出而招來安集之使反其國都故之子劬勞于野之子於是矜閔民人之失所尤哀鰥寡孤獨之罹禍民去而復反其所如鴻鴈之飛而集于中澤為得所安止大夫又為長久之慮覩垣圯壞他日何以禦寇故建議築垣興役百堵皆作雖上下一時劬勞然其究終則可以永安其

居矣宅居也卒章復追念萬民潰散如鴻鴈之飛其
哀鳴嗷嗷可哀可閔維此明哲之人謂招集與夫興
築為劬勞也彼愚者所知不及遠所為苟且乃謂我
宣驕好作為耳作是詩者知之子者之徒也謂我皆
謂之子也而詩曰我者詩人視之子如已也故其辭
云而毛詩序曰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
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鰥寡無不得其所焉攷
本詩近之矣其差者多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補音輝許云切史記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輝之又薰粥薰作輝張衡西京賦金卮玉階彤庭輝輝珊瑚琳

碧璫玕璘彬

按原本璘誤作璘字

嚮晨之時東方之明升矣庭燎

之光漸微而見熏輝煙光相雜旂補音渠斤切孔武仲云旂從斤以詩與左傳驗之合音斤字斤畿聲相

似故後人相承誤矣左氏傳晉下陽之謠曰丙之晨
龍尾伏辰衲服振振取虢之旂武仲所引即此也禮
記旄期稱道注云旄期或為旄勤此一音多類此

毛詩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其者語助也當
如字不必作基音夜如何其詩人自起問端也夜猶
未中也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
宛在水中央胡云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
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毛傳曰庭燎大燭

也將將鸞鑣聲也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

庭燎故書墳為黃鄭司農云黃燭麻燭也

按樓鑰集此下有然

則與庭燎有異焉今俗曰執盆者庭燎歟執盆麻燭也音說毛傳以為大燭未安樓鑰論云今說亦未安

乃麻餅也謂大燭司農謂麻燭皆是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燭童子隅坐而執燭又如顏叔之秉燭非

如今之蠟燭也凡點火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今祭祀所用庭燎以麻骨一

大束立於地而然其上照耀一庭故毛謂之大燭司農謂之麻燭却非執盆也今本無執盆之說當是從

樓說樓尚書云凡點火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

類皆謂之燭麻燭束麻骨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

桓公始也然則天子之庭燎百歟君子來朝者毛傳
止謂諸侯則卿大夫不得謂之君子乎不得與於朝
乎凡乘車詣朝者皆有鸞聲至於旂則獨諸侯載旂
以朝此諸侯在其中也李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
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為盡意毛傳曰晰晰明
也噦噦徐行有節也有輝庭燎嚮晨而見熏也天寢
明故得觀其旂鄭箋云朝禮別色始入夫為國以禮
禮者天下之中制也不及焉固不可過焉亦不可不

由乎中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故箴之一車四馬
八鸞鸞在馬鑣鑣銜也一馬二鸞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馱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馱彼
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
忘馱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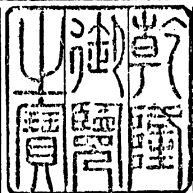
按此篇永樂大典
無解恐是遺脫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稜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鶴鳴于九臯
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
下維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詩序曰鶴鳴誨宣王也宣王亦賢矣豈昏然殊不知
辨賢否者哉不能無蔽爾亦曰規可也曰風可也知
人難哉雖堯舜不以為易大賢德譽著聞如鶴鳴聲
聞其賢易知其有德譽未著如魚潛在淵在渚實有

可取而宣王未知檀木至堅而美忠實力諫之臣似
之詩人曰予樂彼園唯樂其樹檀爾其下皆擇也輕
薄鄙賤隨風東西一無所守小人似之而能隨主意
上下宣王感之他山之石質雖未精粹而可以為錯
以攻玉玉比宣王石比直言率直之臣大抵逆耳之
言自古難受况賢人吉士忠信質直不善委曲又世
衰道微士失教養多率直不粹美以宣王聰明有所
不足之君而聽不能無過不粹美逆耳之言是以難

也毛傳曰穀惡木也說文云楮也從木者聲非從禾也楮不材之木也亦似小人鄭箋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鶴在中鳴而野聞其鳴聲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慈湖詩傳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業覆勘

滕銖監生臣孫

藩

欽定四庫全書

慈湖詩傳卷十二

宋 楊簡 撰

小雅二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
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
有母之尸饔

補音牙訛胡切易林訟之鼎曰虎聚磨牙以待純猪
太元夷首夷其牙或飶之徒殺首飾殺其牙發以張

狐急就章款冬貝母薑狼牙亭歷桔梗龜骨枯韓愈
毛穎傳中山之占不角不牙衣褐之徒揚雄豫州牧
箴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漢地理
志允吾應劭音鉛牙揚雄長楊賦雅與祐叶班固東
都賦雅與武叶此皆當讀如五牙本如吾雅亦本如
伍也周易大畜積豕之牙鄭氏讀牙如互漢書宗族
盤互顏師古曰盤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若犬牙相
入之意自吾為互聲之轉爾師古或未知此 是詩

刺祈父也而毛詩序曰刺宣王也是固宣王之不知
人也言刺王則大悖毛傳曰祈父司馬也鄭箋云書
曰若疇圻父謂司馬恤憂也司馬掌兵甲以守封圻
故曰圻父歟箋云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
王之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轉移我於憂
使我無所止居乎呂伯恭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
二馬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
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有親老而

無他兄弟其當免役征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聽其
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
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

按原本前兩章既刺以
下脫今據讀詩記補入

毛傳曰底至也亶誠也熟食

曰饗劉曰尸主也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
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絜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
馬道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絜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

伊人於馬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
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補音客克各切楚辭九章九辨客皆與薄叶漢石顯傳
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易林未濟
之豐曰崔嵬北岳天神貴客師之頤曰重門擊柝備
不速客太元童首大開帷幕以引方客古詩人生天
地間忽如遠行客驅車策駕馬遊戲宛與洛左氏傳

以陳備三憲徐錯曰今俗作恪案古客皆讀如恪
毛詩傳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
者繫絆維繫也鄭箋云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
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
之欲留之呂曰逍遙者徘徊少留呂伯恭曰所謂伊
人蓋廊廟之人也于焉逍遙于焉嘉客既幸其來以
為榮復深歎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舍蓄未發其辭
氣則慘然不樂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去朝適野時

事可知爾公侯尚逸豫而不懼乎仰而慨然責公卿

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

也故以毋有遐心勉之

按原本脫呂伯恭曰一遁云
段今據讀詩記補入

者善其宜遁而亦有訣別之意也二思皆語助也程

曰未章言其遠遁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遯空谷處困

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如

玉也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

見絕也

按原本程曰以下
脫今據經說補入

孔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

如金玉不以遺問我朱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芻
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邈乎其不可親矣然
猶覲其相聞而無絕也呂曰言爾公爾侯不敢斥君
也箋云優游使待時也毛詩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
也言刺大悖是詩雖中有諷朝廷之意而不明指王
此詩大旨惜賢者之去而已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

無子則小宗撫之不然則近屬居養之此義之不可
易者如黃鳥必集于木必啄粟今夫家乃棄絕之曰
無居吾家無食吾粟如禁黃鳥無集木無啄粟豈理
也哉故婦人不得已而曰言旋言歸吾將以告我邦
之親族此復如有復于王者之復是有歸宗之意矣
言語助也旋還也此婦他邦之女也不曰父母而曰
諸父蓋既寡又無父也是詩初無怨王之意而毛詩
序曰刺宣王也言刺大悖若于詩外立論則宣王固

其根本而釋詩者不當若是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爾新
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饑饉之歲遠依婦家而見棄焉作是以絕之而毛詩
序曰刺宣王豈以此細故不足為言故必推至於王
乎風俗至是誠宣王失道以致之而詩人無刺王之

情序言刺王又大悖事無小大是者道非者非道是
是非非孰非道者饑歲遠依婦家婦家居野所居有
樗焉薇芾釋見甘棠我以與爾婚姻之故就爾居處
相依爾不畜養我我則復歸本邦之家矣鄭箋云遂
牛薊孔疏云釋草無文陸璣疏云今人謂羊蹄初欲
依婦家而居及其見棄則次章曰言就爾宿而已一
宿不敢久處也復反其故居也陸璣疏云菑一名當
幽州人謂之燕當其根正白可著熟灰中溫噉之饑

荒之歲可蒸以禦饑特夫也鄜柏舟實維我特婦人
不事二夫故夫有特名是時知婦家將改嫁其婦故
曰爾不思舊姻而求新特爾棄禮犯義如此誠不足
以為富亦適以為異爾異者異乎常也怨辭之婉者
也祇只職音一而記者異歟富者人之所同欲故以
為言以明其無益於事而徒為不義也爾雅云婦之
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

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閤閤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
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
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
寘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
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
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

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
議無父母貽罹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所解如跂斯
翼云如鳥之跂立而張兩翼鳥首如棟亮兩翼如
二雷鑰論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若如今說下三
句已言如矢如鳥斯翼矣不應又以跂為鳥之跂
不若只用雋說如人之跂立翼
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未
思其角泚泚爾牛未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
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

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
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
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
室家溱溱

補音于池唐何切停水曰池前漢書引周官川曰呼
池嘔夷後漢書無為山林陂池皆徒何切集韻通作
沱說文從水它聲徐鉉曰沱治之沱通用此字今別
作池非是鉉蓋以沱為池不知池本為沱也說文引

詩灇池北流正作沱漢樂章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
耶謂何揚雄羽獵賦相與集于靖寔之館以臨珍池
灌以岐梁益以江河東方朔七諫鸞皇孔鳳日以遠
兮畜鳧駕鵝鷺滿堂壇兮鼃黽遊乎華池劉邵趙
都賦北連昭餘南屬呼池西盼大陵東結滌河索靖
草書狀騏驎暴露偪其轡海水穴隆揚其波元熊對
踞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雄補音于陵切左氏正
義云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皆是繇辭繇辭

法皆類韻又云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正月無羊皆以雄韻陵韻蒸是其事也又云張叔皮論曰賓爵下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絲化為雄久血為燐積灰生蠅或疑張叔皮讀熊為能著作郎王邵云古人讀熊與雄者皆于陵切張叔皮用舊韻孔穎達曰案詩中無羊與正月及襄公十年衛卜御寇之繇皆以雄韻陵邵言是也楚辭九歌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毅兮為鬼雄漢沙麓之占陰為陽雄水

火相乘易林謙之需曰翺翔桂林為衆鳥雄蠱之无
妄曰麋鹿悲鳴思其大雄兂之節曰妻子啼瘖早失
其雄 爾雅釋畜云黑脅惇毛詩傳曰黃牛黑脅曰
惇戢聚也詩曰載戢干戈以不用故戢聚而束藏之
此謂其羊之多故其角戢聚言其盛牛耳常濡濕牛
羊之寢或作訛靡之音嘗以問諸野人其言則然篇
內言思皆語助也劉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齋餼糧從
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孔疏云毛色別

異者各三十也故鄭箋云女之祭祀索則有之鹿曰
薪細曰蒸所以擊牛羊之杖牧牛以薪牧羊以蒸歟
以雌以雄謂雌雄皆驅以來牛羊雌雄日間雜羣無
害惟牛夜則隔處羊矜矜兢兢以畏牧者之擊故有
此矜兢兢之狀羊羣行於途不以杖防擊則騫而他之
或崩墜岸下牧者雖不以薪蒸或麾之以肱羊亦從
而畢升升登棚也箋云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
又夢見旄與旗歐陽曰衆維魚矣言魚之多也毛傳曰

旒旗所以聚衆也箋云溱溱子孫衆多也周禮占夢
獻吉夢於王此牧人之夢而大人占之者所獻吉夢
也箋謂人衆相與捕魚者謂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惟
粒食有餘故又取魚以為詠苟非豐年則尚懼其不
飽奚暇及於漁哉毛詩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忭不
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寶其猗赫赫
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慙莫懲

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
無膺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詘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
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
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頂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疇矣昊天不平我

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式訛
爾心以畜萬邦

殆補音楚辭天問殆與止叶又九章殆與恃叶史記
龜策傳殆與起叶易林睽之益殆與祉叶小畜之大
有殆與齒叶然則宜地里切補音養里切失母矣膺
音武届音戒補音居氣切古作暨何晏景福殿賦鳥
企山峙若翔若滯峨峨嶻嶻罔識所届按原本識訛作試木華
海賦鷗如鷺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一越三千

不終朝而濟所屆劉邵趙都賦聲曜紛紜澤浸宇內
元正三朝莫不來屆王粲浮海賦吐星出日天與水
際其深不測其廣無臬章亥所不及盧敖所不屆闕
苦穴反說文以癸得聲補音畦桂切止也補音誦疾
容切宋玉九辯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
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徐邈讀畜許六反補
音萬邦卜工切說文以丰得聲釋名邦丰也封有功
於是也韋孟詩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諧

按原
本赧

誤

郝實絕在邦劉向九嘆聲哀哀而懷高邱兮思愁愁
而思舊邦願承間而自恃兮徑淫暄而道塵曹植責
躬詩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君臨萬邦晉石
舉歌既宴既喜翕是萬邦禮儀卒度物有其容又大
預舞歌羣生屬命奄有庶邦慎徽五典元教遐通孔
子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魏覲
西嶽碑詞赫赫在上以畜萬邦維嶽降神實生羣公
毛詩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言刺大悖釋文

節在切反知其本截字也今京語謂截為節此云節者記其音失其本字歟石削直如斬截師尹居高位民所具瞻似之孝經嘗引此毛傳曰赫赫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具俱瞻視悛燔也據此則異乎洪範之師尹惟日矣然觀孝經之意則殆非謂尹氏其師表尹正之通稱歟既曰不敢戲談宜未敢遽指尹氏後雖言尹氏又隱其惡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乃民憂心如矣燔畏爾威虐不敢戲談民

心憂苦恐畏至於此極則國之形雖未滅而實已絕滅斬絕也卒盡也國以民為固民心離則國從之亡矣故曰國既卒斬矣師尹何為而不監察之乎用猶為也蘇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生物其氣均平如一無不猗猗其長也毛傳曰實滿猗長也鄭箋云責三公不如山之為也毛傳曰薦重瘡病宏大也箋云天今又重以疫病孔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非文異義同也今京語荐音薦音是字非亦猶截音節也呼

尹氏大師而責之曰爾不均平曾不如山謂何也謂
談也有何說也又天災荐臻連年瘡病人死喪國擾
亂大多民憂苦怨讟無一言之善而師尹方慳虐良
不懲創嗟乎奈何爾雅雖曰慳魯也而爾雅差謬良
多不可盡信尹氏為大師是周根本之地氏本也職
當秉國之均平綱維四方毗輔天子使民不迷今乃
不然詩人於是不復云云唯呼天曰昊天不弔愍我
如此然亦不宜盡空我民人之衆謂民死於饑饉瘡

病憂苦餘不死者又其心咸離則雖謂之盡空其師
衆可也乃叙尹氏之罪曰弗躬弗親一切荒怠自古
聖賢咸詢衆庶尹又不信庶民之言其賢其能上之
人當求而用之不當待其求也今弗問弗察則弗獲
仕進敗喪廉恥往往有君子嘗諭以某賢某能奚不
任用而尹氏曰彼未嘗致問於我故不及用之耳此
衰世秉政者之常談而詩人謂之欺罔君子尹氏欺
罔文過飾非者多矣詩人終不棄絕戒而誨之曰勿

因君子當更平夷其心已前日之所為已止也式更也小人用心雖不平而自謂已平故詩人更使之平夷小人自謂止不為不善故今更勸之止又曰無為小人至於危殆不惟危其國亦危其身瑣小姻亞則無與厚仕釋親云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兩婿相謂為亞相亞次也釋訓云瑣瑣小也毛傳曰腆厚也以正而論用人必以賢能不問親疎苟非賢能雖親戚不用此詩人知尹氏必不能盡遵正道姑

寬為之說曰姻婭之小小者無與膺仕則仕任之不
膺厚者亦或可也其非瑣瑣者亦姑勿問是寬為之
說也釋言雖曰傭均也訟訟也而不可以釋昊天不
傭降此鞠誦爾雅非周公孔子之書先儒不審攷竟
相推崇據子夏初哉首基之問則知其為古書然古
書豈一一皆聖人作謂愷悌發也潛曾也基經也設
也振古也務侮也峨峨祭也每有雖也差謬若此奚
可殫數釋文鞠作鞠然皆有窮義草雖柔而固足以

止物亦所以止物物至於止則窮矣故世言以鞠
為窮庸常也昊天不循平常而忽降此窮極之凶訕
凶也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天不惠順降此大
災戾大抵人窮則呼天若歸怨而實非怨天也屆至
也闕息也禍亂皆小人致之君子如至則民心息矣
安矣或未能專用君子如平夷用之不偏用小人則
民之惡怒亦遠矣遠遠也鄭箋謂式月斯生言日月
益甚也毛傳曰病酒曰醒詩人曰誰秉國之成乎成

猶政也豈不知秉成之人言雖不指怨則深歸王不
自為政使尹為政辛勞百姓國事如此賢者宜去我
駕四牡欲有所之服馬頸項正當衡下衡有兩軛正
義兩服之頸兩驂鴈行咸驥首見項領焉於是思所
之之國而四方政醜德齊莫能相尚猶幽王尹氏也
故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言無所可往也方爾盛
其惡則視相爾矛欲相殺傷矣及既夷平悅懌則歡
然如賓主相醕酢矣喜怒不常如此故賢者思遯下

文曰以究王訕則此章謂王歟昊天不平常而乃降
亂國危有狀故我王亦不安寧然不自懲創其心反
怨正人蓋小人於是歸罪於正人而王信之故王亦
怨正人覆反也言不怨小人而反怨正人孔疏曰家
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
類也究言王之凶德式敬也敬化爾心以畜養萬邦
訛者化而改也本心善則可以訛矣今王有凶德故
欲訛其心使化其舊也孔疏云桓十五年天王使家

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但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
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
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惇惇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
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
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
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名彼故老
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

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躋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
胡為虺蜴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
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
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
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
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
伏矣亦孔之殆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有

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此彼
有屋蔦蔦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極苛矣富人衰
此惇獨

補音局訖力切曲也集韻局訖力切字或作局說文
搨戟持也从手局聲鴟鴞詩以搨為拮毛氏訓拮為
搨開元五經文字搨亦作搨局皆當音戟厲補音力
藥切禮記男鞶革注云鞶革即鞶裂詩云垂帶如厲
釋文音列禮記祭法厲山氏左氏傳作烈山劉邵趙

都賦漂厲與洎越叶左思蜀都賦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又厲與節叶顏延年馬賦厲與悅叶意乙力切秦之罘刻石經緯天下永為法式宇縣之中承順帝意周易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楚辭天問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劉向九嘆意與側叶賈誼鵬賦意與息叶顏師古讀炤中庸作昭毛詩作炤陸德明音灼椽陟角反補音都木切集韻椽都木切字從手此詩當從手拞

哥我反 毛詩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言刺大悖
正月正陽之月魯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大史謂此正月周之六月乃夏之四月純陽用事毛
傳亦曰此夏四月而有繁霜陰陽乖亂為災異也民
之訛言如曰時日害喪曰天曷不降威之類非平常
之言乃差訛之言孔甚將大也獨我憂心凡民嗷嗷
固不能深憂危國之君臣尤不知所憂憂則不危矣
故惟我獨憂京京如京之大且根固不移歟抑兢兢

之訛歟我憂如鼠病伏穴中人所不知痒病也痒雖
在外而使人不寧殊為擾害此憂禍非賢者所致乃
彼昏君小人自致之故比于痒在外毛傳曰瘡病也
王曰莠惡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疾痛呼父
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鄭箋云此何不出我之前居
我之後父母生我豈欲使我憂病俾使也亂世君子
退伏小人肆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皆出自小人之
口唯其意所欲言則言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小人

不知君子之心反見笑侮以為腐儒癡憂良可發笑
笑則玩侮從之矣朱曰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
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
臣僕言不幸遭國之將亡與此無辜之民將隨以淪
陷而并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鳥飛不
知將止于誰之屋也王曰烏之為物唯能食已則止
其屋中林林中也爾雅云維侯也蘇曰中林之木莫
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民力在危殆

之中視天夢夢若無能為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衆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有皇上帝憎誰耶憎善人耶憎惡人也則惡人終於禍敗矣謂山卑耶而其為岡為陵則亦不可言卑矣民雖卑賤若不足道而其訛言或曰時日曷喪或曰天曷不降威舉國之人皆有是言則亦不可得而盡殺民亦將叛亦不可得而殺至是民亦不可謂之卑賤矣亦

可畏矣寧能莫之懲耶召彼故老稍知懼矣而訊之
占夢而不及政事也朝廷之間具曰予聖誰知烏之
雌雄君臣皆自謂聖唯至愚者則然既昏愚如此安
能知孰賢孰否孰是孰非毛傳曰局曲孔疏曰曲者
曲身也毛傳曰踏累足也脊理也蜴蝮釋魚云蝮蝮
蜥蜴蝮蝮守宮也遭亂禍謂天雖高不敢不曲局地
雖厚不敢不重足家語曰孔子讀詩至正月六章惕
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

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
則妄也故賢者既不遇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
殺比干皆是類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
不踏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王氏曰人號呼而出
此局踏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朱曰哀今
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俗言蠃蚌傷
人藥所不治大坡不平曰阪阪田即今之山田夫田
在隰則平矣今乃在坡陂與衆未齊等則安矣今也

有苑其特獨其無朋風雨之所搖抗如不我克必摧
必死特如獨立無朋之君子其搖抗危殆似之及乎
國勢危亡之狀既著昏君亂臣不無微恐既名故老
謀之勢急不得已而求賢既求我則如恐不得我不
容避逃執我如仇敵然亦無禮矣雖急求如此而亦
不我力終于緩弛者小人終慮君子之至非其同類
懼非已利也毛傳曰厲惡也宣王之時庶乎正矣今
則厲矣如火燎方揚熾寧或有滅之者乎幽王惑褒

女以為后自此大亂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周為天下之所宗故曰宗周釋文曰威齊人語也猶滅之也如前章所序可謂長慮永懷矣然猶有未終之意今終其永懷又有窘焉如又窘於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雨中行車已有陷淍之憂况又棄輔其隳壞爾載也必矣及隳爾載乃求諸伯長老成以助予乎無及矣輔喻賢者伯者老成長伯之賢稱王室雖亂羣小得志而其間猶有賢輔亦或賴扶持之力今又棄之

矣故此章云孔疏曰今人縛杖於輻防輔車也魯隱公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墮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是訓輸為墮墮壞之義箋曰輸墮也疏云子路將墮三都是也毛傳曰員益也疏曰益之于爾之輪輻箋曰僕將車者也屢顧爾僕者又以喻知人之難雖已智賢亦未可悉以聽其所為又當屢察之察其備察其所安屢察不止于一察察其果賢果勝任則不墮厥載矣終踰

絕險喻終濟大難矣今乃曾不以是為意乎君子潛
隱退遯如魚在池沼亦非樂于窮隱也世亂不得不
潛伏也然賢德外著自不能掩其昭亦甚焉孔甚也
此非詩人自謂謂他人之賢者也此賢者憂心慘慘
憂念國之為虐禍將至也箋云彼尹氏大師也彼小
人也彼有旨酒嘉穀唯與其鄰友親洽燕樂其昏姻
則尤甚也云語助也念我獨憂心慙慙爾毛傳曰仳
仳小也藪藪陋也哿可也仳者此人之謂歟此人有

屋謂小人之徒歟言其徒興第建宅者不一也款者如蔬菽之多歟其下焉咸有穀之可食矣言飽食者則不勝其多矣皆謂羣小徒屬也至民今則無祿食言祿則食在其中矣詩人失祿故曰無祿而亦并言凡民不止于言已衆民如草木方長天天而有以極害之小人所施皆暴虐剝割富人罹此猶之可也其惇獨之人何以堪之故哀之上天字似天故毛詩作天字微訛爾今讀如桃之天天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
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煜煜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
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馮維師氏豔妻
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
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

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憇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
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訿訿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
孔之痍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
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是詩蓋深怨祖父之遷邑傷王室無政羣小用事因
日食川沸山崩之變而作也而毛詩序曰十月之交
大夫刺幽王言刺悖又失詩人本情孔疏云日月之

食本無常時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
奇為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
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
限而食者少魯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
之祝史請所用幣季平子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
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
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
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辰不集

于房瞽奏鼓凡是乎子太史之說皆非也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則凡食皆災也彼平子太史之說皆起於歷家之好諛其君者隨事旋為之說以釋君憂一行至精於歷亦謂闕於君德有算所不及孔甚也醜惡也日月食則光微月臣道日君道日有食之則君道大失天地人同此一氣氣感災見日月不行其所常行而有異又曰月食則維其常者較之日食災甚則以月食猶為常而非甚醜也日食君失其道

則國失其政民失其所故云亦孔之哀唯不用賢良
而用小人故四國無政四國猶言四方王者統四方
小人在上政不行於四國故四國皆無政臧善也何
若是之不臧也毛傳曰震雷也山頂曰冢朱曰令善
也萃者崩陷之甚也鄭箋謂萃崔嵬未安文勢不然
康成不善屬文故云今之人謂今用事之人哀以告
曰胡為深憯而不少懲也爾雅釋憯曰曾蓋爾雅之
失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鄭箋云皇父家伯仲

允皆字番聚蹶槁皆氏王氏曰變異所生以用七子
故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曰煽言
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未變徙也家伯雖為
冢宰而次司徒之下者權居其次也亂世私意盛肆
不由官常此章惟以權寵次第為序孔疏謂有不次
者便文取韻也其說未為深允皇父權寵最盛番次
之家伯次之仲允聚子蹶槁又次之師氏其職尊矣
而居趣馬之次則以權寵叙可觀矣膳夫趣馬親近

內史職掌尤要切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朱曰
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朱說容或
有之然權初不在職抑猶又也皇父豈曰我所為不
是乎時是也胡為作我以遷於向以有車馬之故或
作我以役于向不先就我謀遂徹我牆屋以遷或闢
民居以廣宮室致我不獲治田下者卒汙高者卒萊
乃曰予不戕敗女王建都邑有所遷役有所治闢禮
則然矣王氏曰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孔

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曰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有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毛傳曰亶信也侯維也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慙與也今鄉俗亦云不慙我留一家俾守衛我王宛然鄉談無毫髮差春秋傳曰昊天不慙亦謂與也傳又曰兩軍之士皆未慙或曰傷也方言云慙傷也楚頌之間曰慙其鄉音同而意異歟說文

曰慙問也謹敬也一曰說也一曰甘也廣韻云慙且也蓋老者族盛多藏富厚故取以為三事無留者又擇有車馬者徙居于向以富其邑皇父勢力足以徙之不恤人心之不樂也蘇曰無罪猶且見讒敢告勞乎此下民之災孽匪降自天皆人所為也民不敢面憎而背憎噂噂沓憎惡重複深切也職猶俗語之只也只由小人競致此災孽爾羣小非一人故有競致之狀凡經典語助之職同毛傳曰痲病也羨餘也

王氏曰徹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矣四方猶有寬餘我獨居憂民雖病而愚者踈者不以為意不懷深憂故亦可以言逸我獨不敢休暇今天命既閉塞不通徹我終不敢傲我友不憂國而自逸毛傳曰親屬之臣不能自己陳氏曰不然則不應不去也前漢谷永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注云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閭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

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然周語言幽王二年西
周三川皆震史記亦云與此詩百川沸騰符合周語
又云幽王時岐山崩又與此詩合史記言幽王嬖褒
姒毛傳亦曰幽王惑褒姒而以為后衛宏作序亦云
獨鄭箋依魯詩殊為好異今不從魯詩之所以終於
不行亦以有此類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
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痛周宗

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肯
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如何昊
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誓御憯
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
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哥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
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
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

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痛音鋪韓詩作痛毛詩作鋪補音出尺遂切徐錯說
文繫傳云出又音吹去聲故詩曰匪舌是出維躬是
瘁 歷考諸本斯本為善而韓毛之序咸謂幽王詩
未安蓋拘於刺也是詩曰周宗既滅又曰謂爾遷于
王都則平王時事也先儒作序不可盡信序意異同
或得或失關雎或以為刺十月之交或以為厲王奚
可遽信厥後小弁巧言巷伯四月等篇宛然幽王之

詩先儒拘於刺故不敢言平王鄭風清人不可以其
次豈諸儒未之知蓋雷同不察忽焉昏忘乃人之常
情以序病詩以表病本不可毛序又曰雨自上下者
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攷本詩何嘗有此意
因首章脫簡妄鑿斯說殊為不可衰亂之世陰陽乖
戾雨則淫雨晴則久旱浩浩廣大無際也昊天其以
浩浩為音歟昊字日在天上光明皓白明白而皓皓
歟天有日有星辰雲漢之文故曰昊天歟蒼天言其

色上天言其高而爾雅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
昊天冬為上天為義未安爾雅多差謬不可盡信駿
善也謂天不善其德既降喪亂之禍又降饑饉之禍
以斬伐四國困窮怨天人之常言而心實不敢怨故曰
不畏于天則不怨天之實著矣又更其辭呼昊天而
怨之曰急疾其威弗思慮弗圖謀既棄彼有罪舍棄
也殆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往往羣小并罹其禍
是謂既伏其辜辜罪也若此無罪無辜之人乃又俱

淪胥以痛胥相也痛病也淪沉沒也怨天降饑饉及無辜周宗既滅蕩然無所止戾戾至也正大夫上大
夫也即卿也君死國亂蕩析羣臣離居所居遠於朝故莫知我勩勞詩人忠勤之臣也平王新立大臣苟且怠惰莫肯夙夜孜孜三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隼之三事此言三事大夫則兼言中下大夫矣王辱臣死今幽王死而三事大夫如故則知其不能死節宜其莫肯夙夜勩勞邦君諸侯當王國之大難宜即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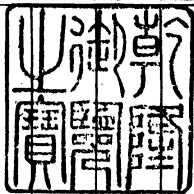
覲有朝朝夕朝之禮今乃莫肯朝夕不匡輔王室幽
王既殂禍變既極庶曰今式臧矣臧善也意謂今將
善矣乃反出為惡覆反也往往諸侯反乘亂侵周如
鄭取溫麥取成周禾之類如何昊天不伸正法伸信
也辟法也言助也法辟不伸言亂者肆橫天不降禍
以法治之如彼行邁靡所至止臻至也言蕩然無所
止極詩人於是勉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為不相畏
如此不畏于天乎不畏天之福善禍淫乎不肯夙夜

不肯朝夕覆出為惡皆不相畏也不畏王朝也所謂
凡百君子非君子也姑曰君子也果君子也胡敢不
相畏胡敢不畏天莫肯夙夜是不畏新立之王也莫
肯朝夕是不畏新立之王也至於反出為惡尤其無
所忌畏兵戎成而不退其謂申侯西夷犬戎勢益張
平王度不可支故謀東遷歟饑成不遂者降喪饑饉
無食以遂人之欲也誓親狎也說文云狎習也親狎
侍衛之人猶慘慘日饑瘁而況于他乎喪亂饑饉如

此凡百君子又莫肯訊問詢謀聽人之言則當有以
答之無拒絕其有譖言則當退之無答奈何凡百君
子不肯若是也哀哉我本不能言者不欲言也今茲
有言非但事口舌而已維我躬憂悴故不得已有言於
是又曰能言則可矣哿可也至于小人之巧言如水
流瀰瀰無窮惟欲俾躬自取于休美而已不復更恤
他人維曰仕宦而國事甚急且危殆孔甚也棘急也
然則豈可任非其人是時任使多非其人若有曰斯

人不可使則得罪于天子朝多小人天子聽其言而
使斯人若順旨而從之亦云可使則朋友將怨我罪
我之違道世久衰亂無人材可使謂稍稍可共輔王
室者曰爾遷王都乎乃曰予未有室家如洛邑新邑
百官居室未備思慮如鼠戀穴泣血甚小甚陋勢不
可已故憂泣無有一言而不疾痛者詩人于是折之曰
昔爾去朝出居於外又誰從作爾室耶亦爾自為之
也詩人蓋輔平王東遷者也平王東遷雖未能復興

王道而是詩大體則無邪也故孔子取焉



--	--	--	--	--	--	--	--	--